

篆刻師留守圖章街半世紀

千金一刻

記者：羅璇 攝影：Jeffrey

手雕圖章是昔日簽署工具，遠至皇帝專用的玉璽，近至公公婆婆拿着印章及存摺到銀行提款，都用圖章來確認身份。隨着人類的生活科技化，莫說是圖章，就連筆墨簽名也逐漸被密碼，或指紋、瞳孔等生物特徵取代。手雕圖章遭時代淘汰，但仍有手藝人堅持創作，將印章改以曲高和寡的藝術形式存在。留守上環文華里丁方印章店近半世紀的篆刻師傅周啓健，日復日鑽研鳥蟲文篆刻，哪怕光顧的人不多，也不肯將價就貨，他不想淪為普通工匠，尋求的是一種藝術突破。



周師傅鍾情有二千年歷史的鳥蟲篆字體，每次雕刻之前都會認真揣摩每個字的形態。



丁方店舖承載周啓健半生心血。

午後的上環，熙攘嘈雜，在眾多商廈高樓之間，有一條窄巷文華里，這條俗稱「圖章街」的小巷，是上世紀香港圖章文化的代表地，巷內兩列由鐵皮屋組成的排檔，昔日不少都是圖章店，現今卻只餘寥寥可數的幾檔，周啓健的「二經堂」是其一。

「二經堂」面積不夠20平方呎，僅夠一人容身，店面玻璃櫥櫃中裝滿了未經雕刻的圖章，年過花甲的周師傅便在內裏埋首工作。時光荏苒近半世紀，一把篆刻印刀、一塊石章、一個印床，憑這些簡單的工具，他在方寸之間化形萬千，將原本平平無奇的石頭，賦予藝術美感。周師傅思路清晰，十分健談，對研習已久的刻章技術更如數家珍。

自學成才當篆刻師

周師傅17歲起在這條街做印刷學徒。雖不是正統學雕刻出身，卻憑着自學成為篆刻師傅。他的篆刻別具飄逸的書法筆意，亦有刀法生動的雕刻神韻，這都跟他多次提到的「力道感」大有關係，也源自他「一刀過」的功力——一刀刻下去就是一筆，若是經過修改就會減弱其力道感，這一功力非長年累月的練習不可得。

至於為何鍾情於鳥蟲篆，這也有一段古。周師傅說，曾有內地篆刻師傅批評文華里「有技術但無藝術」，他因此發誓要令這條街「有技術、有藝術」。正好有客人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見到一個鳥蟲文的印章十分特別，就提議他鑽研一番。鳥蟲篆是一種古老的字體，有近三千年歷史，盛行於戰國時代。其特點為在篆書上加鳥首、鳥羽、鳥爪與蟲形以美化，成為生動活潑、變化奇特的藝術字體。因線條幼如絲，形態生動，如果入印只有靠人手才可雕出，當時香港幾乎無人會這一技術，周師傅決心自學，搜集各種字典，認真揣摩每個字的形態。

潛心鑽研三千年前鳥蟲篆

一本厚重的《鳥蟲篆大鑑》，如今還擺放在周師傅案頭，這是他鑽研的第一本鳥蟲篆圖書。《鳥蟲篆大鑑》由不同篆刻家的刻章集合而成，有時一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形態，須對篆書有足夠了解才看得懂。外行如記者，翻了幾頁如讀天書。周師傅稱他當時「看了50頁已經頭暈，因為要認真檢查字有否錯誤，就算是以前的書也會有錯。」但到如今，他對書中內容已經滾瓜爛熟，周師傅說，第一次刻鳥蟲文，花了三個月。先拼湊部首，再加入鳥蟲形態及排版，使字與圖的搭配和諧統一，刻得多了，便自成一派。內地的鳥蟲篆大師作品多為「書法入印」風

格，線條較粗，周師傅則採用纖細的線條；難度極高。周師傅對古字體不斷鑽研，更曾埋首九疊文、懸針篆等藝術書體。如今他的案頭常放着十多本常用字典。

不做普通工匠

好的印章和書畫搭配在一起，可起畫龍點睛之效。周師傅的客人多來自書畫界，也有少數是為做紀念品。鳥蟲文留下來的不多，如何使文字有美感及藝術感，同時不失字的形態筆畫，讓人認得出？周師傅會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改良，使文字形態生動而富神髓。

一方印章石是否美觀，文字布局也重要。每一次設計，周師傅都要悉心揣摩、反覆推敲，合理地組合排布。他對刻章的品質有要求，不滿意的作品絕不交貨。「篆刻很易上手，但要做得好就很難。我一天坐八個小時，雕一個章至少要一個半小時，做出來的成品也不一定好，重新再做是常有的事。」為使技術有所突破，這幾十年間，周師傅前往各處交流、博採衆長。他認為「刻章要有內涵，常看常新。一定要看得多，才有突破。為工作而工作和為興趣而工作是不同的，我不願只做一个普通工匠，所以我一直在學習。」1996年，他前往福州拜訪著名篆刻大師周哲文，老先生看完他的作品，給出了「返璞歸真，萬變不離其宗」的高度評價。如今他刻的鳥蟲篆越趨純熟，美感和立體感更重，他稱為「第二代鳥蟲文」。

90年代初，周師傅憑着鳥蟲篆揚名日本，圖章街一度成為日本遊客必到的文化景點，在最興旺的時候，還未開檔就有遊客等待。師傅有一本《鳥蟲書印鑑見本》，記錄着他刻過的鳥蟲篆名字圖章。記者看到，其中還是日本名字居多。周師傅說，「日本人對手藝人很尊重，和香港完全不同，港人認為藝術不值錢。」言語中充滿痛惜。關於刻章的收費，周師傅表示曾有過思想鬥爭，最後仍只收取合理價錢，是希望平民百姓也可欣賞好的藝術。

如何拯救傳統手工藝

與周師傅聊天兩個小時，只有一兩名遊客前來光顧，生意不復當年。受到科技衝擊，以往需要用到圖章的公函等，現今都改用原子印，街上不少店舖都順應時代改用電腦雕刻，周師傅卻依舊執着於手工之美。「電腦刻章，一般人或覺得很漂亮、工整，但那些字很死板，線條太過直接，反而失去了生命力，例如田字，中間的十字將空間均勻分割，毫無美感。」



周啓健的鳥蟲篆經典之作「香港情懷」，線條弧度優美，密而不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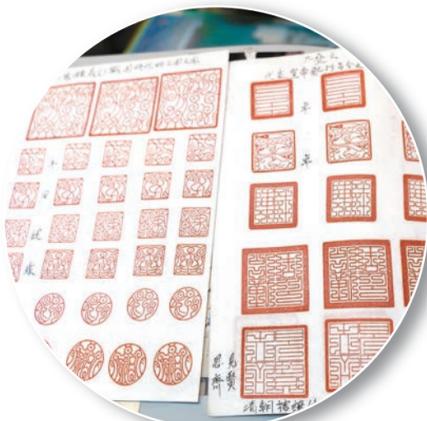


周啓健創作的鳥蟲篆，曾獻給日本天皇鑑賞。

庵主晚宴中呈上(日本國)天皇鑑賞之印

此外，這一行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狀況，加速行業的衰落。有些雕章師傅心術不正，缺乏職業操守，以價格而不是以技術取勝，客人給50港元就可以做一個章；有些對專業毫無認識，刻字出現部首錯誤，甚至將斷線稱為缺憾美，拉低文華里的水準，導致幫襯的顧客大幅減少。對於「文華里交行貨」的評價，周師傅很痛心，他認為同行的做法是「殺雞取卵」。「刻一個章需要查字典、設計，再雕刻，這些都需要時間，當時間與回報不成正比，我怎麼生存？」

他不怕藝術遇冷，因為總有人識貨，只怕技藝失傳，辜負半生心血，因此也收過不少徒弟和學生，他笑稱「無收錢的就是徒弟，有收錢的就是學生。」1997年前他收的徒弟，多是為了移民後有一技傍身的女士、太太，如今已少有人拜師，有些社福界組織邀請他去工作坊教授學生，周師傅也傾囊相授。「只要有人想學，我就願意教。現在我這個『傻佬』不是為了錢去推廣，而是以自己多年的經驗和心得，希望多些人傳承這項手藝。」言語中充滿老一輩手藝人的豪氣，末了還加一句「如果你們公司要搞篆刻班，我一定全力支持！」



周啓健靠自學，掌握了鳥蟲文、九疊文、懸針篆等多種藝術書體。



周啓健的案頭擺放着多部字典。

專家之言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表示，傳統手工藝瀕臨失傳，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非遺保護 須政策配合

圖章是中國傳統手工藝，同時也屬於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保護和弘揚。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教授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非遺保護是個複雜問題，一方面傳統手工藝人要找到自己的優勢，另一方面政府應多做非遺保護的工作，文化界、傳媒界也要適時傳播保護非遺的理念。今年3月，康文署推出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香港非遺傳承人和相關團體可申請資助舉辦大型項目，資助金額不少於25萬港元，算是一項保護非遺的德政。

談到傳統手工藝的消失，鄭教授指出這一問題不止存在於圖章，幾乎所有手工藝

在現代社會都受到新商業模式的威脅，情況在全世界亦很普遍。「時代的變化，我們阻止不了，在21世紀，有些東西會慢慢消失，可是總有人繼承傳統。」除了政府支持，亦有不少商家使用創新手法保護及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地短視頻App「抖音」早前推出「非遺合夥人」計劃，尋找50名「非遺合夥人」，在一年裏幫助10名傳承人通過該平台實現百萬收入或是百萬粉絲。

鄭教授表示，宣傳總是好的，可是這卻存在一些問題：「商業平台選擇非遺大師的標準是否社會公認？有些網絡平台為了點擊率而製造網紅，容易成為曇花一現的

現象。手工藝需要的是持續不斷地傳承，要傳承就需要有接班人。宣傳不是壞事，但真正重要的是政策，和社會的保護。」

香港的非遗項目比較多元化，涉及宗族、宗教，如黃大仙祠、車公廟等建築，在香港都保存得很完善，香港人過節時的習俗吃盆菜，便是宗族祭祀的方法，已經列入非遺名錄。「非遺的保護和動物的保護相似，很多物種都已經瀕危了，老虎一點也不可愛，但還是要保護。人類的文化應該是多元的，非遺要做的其實是保護多元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快速，很多東西在我們眼前、在這一代消失了，長遠看後果是很嚴重的。」